

诗性隐喻文本的符号学解析与翻译

——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

吕艳,王中平^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隐喻是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诗歌主题往往隐含在一个篇章隐喻之中。语言符号具有层级性,诗性隐喻文本中的“能指代码”发生在语言符号的第二层级上,是一种二级能指。试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论述对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从二级能指的识别入手,并通过对其二级能指符号的移植实现诗歌意象在译语文本中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再现,从而为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诗性隐喻文本; 篇章隐喻; 符号学; 二级能指; 符号移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4-0122-05

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关系构成的一个符号系统^[1]。能指是一种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的音响形象,而所指是附着在上述形象上的概念或意义,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具有任意性。在此基础上,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提出,意指过程存在多重层级符号系统,其下一级单位可成为构成上一级单位的要素。而诗性隐喻文本中的“能指代码”往往发生在语言符号的第二层级上,是一种二级能指^[2]。

作为典型的诗性隐喻文本,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雪夜林边停留》一诗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黄宗英(1999)对其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象进行了探讨^[3];陈宏薇(2006)从意象、结构、韵律三方面就江枫对此诗的翻译做出高度评价^[4];张岚(2011)则从人际功能的角度对三个汉译本进行了分析^[5]。本文试以此诗为例,论述对含篇章隐喻诗歌的翻译,应从诗性隐喻的二级能指的识别入手,通过对二级能指的转换实现诗歌主题在目的语文本中的符号移植与意义再现。

一 诗性隐喻与隐喻的篇章功能

束定芳(2000)认为,隐喻是诗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其语言陌生化和意象性的一个重要手

段^[6]。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曾明确表示:“诗歌就是比喻,每一首诗内部都是一个新的比喻,否则它就毫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诗歌总是那种相同的、古老的比喻。”^[7]诗歌主题往往隐含在一个篇章隐喻之中,是一种诗性的隐喻。

为实现表达经济性和语篇连贯性的效果,诗歌创作者往往利用隐喻语言的经济性和意蕴隐含性的特点,使隐喻成为语篇组织的一种重要手段。马丁首次提出“篇章隐喻”的概念,他从篇章逻辑的角度,把篇章作为一个物质材料或作为社会现实性的一个物质部分来进行阐述^[8]。国内对篇章隐喻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当属魏继东,他对隐喻性篇章、特别是篇章隐喻的多维建构和实际应用进行了全面论述^[9]。本文拟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含篇章隐喻的诗性文本进行解读与翻译,以为为隐喻文本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 隐喻与语言符号的层级性

索绪尔将音响形象称为“能指”,将概念称为语言符号的“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正是基于这种任意性,巴尔特符号体系中的能指I并不因为找到了所指I而停止了意指活动,而是与所指一起向一个更为抽象的符号I的构成因素

[收稿日期] 2013-12-11

[基金项目] 201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现代大学英语阅读文本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资助(编号:207);2012年南华大学船山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与改革项目“后现代视阈下独立学院大学英语阅读信息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资助(编号:2012CY015)

[作者简介] 吕艳(1981-),女,湖南益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衡阳市第一中学教师。

——能指 II 转化,使符号系统 II 能从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取新的意义。语言符号系统的多层次性可如图 1 所示^[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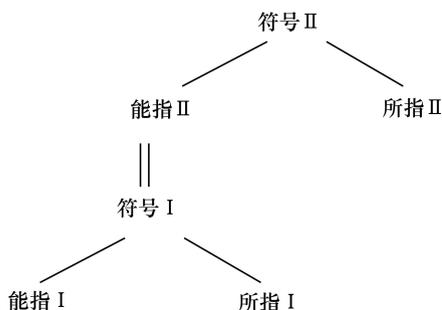


图1 语言符号的多层级性

据图 1, 隐喻意义发生于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二个层级上。莫里斯(C. Morris)指出:如果一个指号(即符号)在它出现的特殊场合,是用来指示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是指号真正地凭它的意谓来指示的,但却具有指号的真正所指示所具有的某些性质,那么这个指号就是隐喻的^[11]。例如,人们常用玫瑰花来代表爱情,符号[ROSE]就是能指 I,其所指 I 表示一种作为园艺实体的植物(玫瑰),两者的关系(联想式整体)产生意指符号 ROSE——一个新的充实的能指 II,指向其二级所指“爱情”。作为能指 II,“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而使其充实的正是自我意图和社会常规及渠道本质之间的结合^[12]。也就是说,在第一级符号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符号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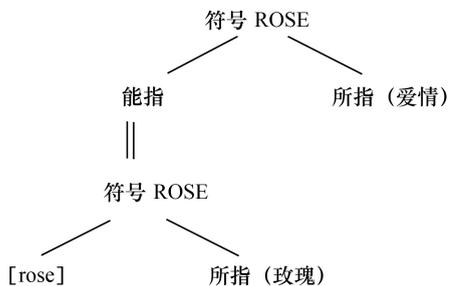


图2 符号[ROSE]的多层级性

在符号层级衍生的基础上,“玫瑰”的二级所指出现了延异,导致了隐喻意义的产生。如诗句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中,玫瑰花不仅用来表示“爱情”,还可表示“爱人”。作为一种二级符号系统,诗性隐喻的生成可视作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是将始源域的概念和意象(所指 1)移植于目标域(所指 2)的过程。移植前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合并在一

起,成为一个新的能指,即符号的二级能指,由此符号不断获取新的所指意义,并在相关语境中具备了创新阐释的可能。

三 诗性隐喻中的二级能指代码

作为一种篇章隐喻,诗性隐喻有别于常规隐喻。常规隐喻是基于人类普遍的认知心理机制而生成的;而“诗性隐喻的核心成分是创造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突然性、新颖性、美学性等。”^[13]因此,诗性隐喻的使用可以极大地拓展诗歌的审美空间,营造独特的诗歌意境。罗伯特·弗罗斯特善于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景和事件加以提炼,使之典型化、抽象化,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发人深省的哲理意义。其诗作《雪夜林边停留》便是一个典型范例。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a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a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b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a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b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c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b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c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	c
The only other sound s the sweep	d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	c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d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d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d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14] .	d

这首诗描写的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诗人乘坐雪橇途经一片树林,被林中美丽的雪景所吸引,不禁停留欣赏并陶醉于其中,虽依依不舍却不得不离开继续其行程的经历。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首写景叙事的抒情诗,内容也只是描写自然美景并抒发诗人内心中的矛盾情绪。许多读者即止步于此,事实上,诗人在这首诗中将这一旅行历程与他的人生追求相比较。

而造成这两种认知差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诗中能指符号的诗歌功能超越了其指称功能,“信息的双重意义与分裂的说话者和分裂的听话者,更与分裂的指称相对应”^[15]。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是意义与被唤起的意象的融合,不同的文化意象根据不同的读者、译者的感觉和经验会诱发不同的审美联

想。诗人对物象进行创造性地编码,在客观意象与诗人的主观意念上直接构成二级能指和所指。二级能指代码作为语言符号就是意象本身,而所指是“象外之象”,即作者的人生体验、感悟等。郭建辉用图3来表示隐喻的能指和所指^[16]:

{[语言符号(能指1)→所指1](能指2)}→所指2

图3 隐喻的符号表征

诗性隐喻中,要解释一个篇章隐喻,就需在文本中辨认出与之相关的二级能指代码,从而让深层隐喻显现出来。在《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中,存在着多重能指代码,体现在不同的意象中:woods, my little horse, village, sleep, promises等。它们构成一个意象群,从不同侧面指向诗性文本的深层隐喻。

以意象 woods 为例,其音响符号[woods]构成能指1,所指1为自然世界的 woods,在本诗中体现为“白雪素裹的林木”(woods fill up with snow)。能指与所指通过人们的联想整合为一个充实的能指符号2,它不再是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的林木,而是抽象化后具有一定内涵的符号概念,其所指含义可随语境的扩展得以延伸。由下文可知,它表面上是“可爱”(lovely)的,但实际上却“黝黑而深邃”(dark and deep),故而可视作是“神秘大自然”的象征。它对诗人有着无穷的诱惑,人驻足玩赏,甚至有休眠至此的欲望。将图3应用于此处,这一认知过程可表征为(图4):

{[(能指1)[woods]→所指1(woods)]

(能指2)符号 WOODS}→所指2(mysterious nature)

图4 意象[woods]的符号表征

表1 诗中典型意象的符号表征

	能指 I	所指 I	能指 II	所指 II
意象 1	[woods]	woods	符号[WOODS]	mysterious nature
意象 2	[horse]	little horse	符号[HORSE]	a mechanical life style
意象 3	[village]	village	符号[VILLAGE]	human society and social life
意象 4	[sleep]	sleep	符号[SLEEP]	the stop of life—death
意象 5	[promises]	promises	符号[PROMISES]	the promise of being a great poet and working towards it

四 诗性隐喻文本中二级能指代码的翻译

郭建辉指出,原文本是符号关系中的符号载体,所表征的世界即对象,翻译的过程即对原文本符号进行阐释并产生新的符号的过程^[16]。对隐喻的翻译需借助等值和极性的概念,在所指集合中选取适合的意指,使本体和喻体产生最佳联想。

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

与此类似的是意象 horse,在该诗中体现为“my little horse”(所指1),其抽象化了的二级能指符号[HORSE]指向另一隐喻性的所指:一种不能理解人类对于美的追求的机械生活(a mechanical life style)。

与 woods 相对的一个意象是 village,其二级能指是建立在音响符号[village]与诗中 village(能指1)的形象之上的,其二级所指可通过联想得知;诗人为神秘大自然所吸引,不愿去村子里歇息,故可象征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这是诗人想极力挣脱和逃避的。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意象是 sleep。如果说诗人第一次提及这一意象时,尚可表征其本义内涵“睡眠”,然通过重复此句,其象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束定芳指出,诗歌中可能出现“相同单位的重复使用”^[6]。在某种意义上,意义通过语音形式的重复出现而获得,它使得信息的突显成为可能。在这里,诗人要突显的信息为二级能指符号[sleep]的隐喻性所指:生命的终结,抑或死亡(the stop of life, death)。最终,诗人意识到在生命终结之前还有 promises 未实现,故而还有一段行程要继续(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在诸多意象中,诗中[promises]为核心能指代码,它构建和统领了整个篇章隐喻的框架“蓝图”,其二级能指符号[PROMISES]指向隐含的深层隐喻:诗人所怀抱的志向、并终生为之而奋斗的“誓言”。这一深层隐喻需结合具体的语境来理解。

总结起来,本诗中典型意象的符号表征可参看表1,它们共同构筑了诗性文本的深层隐喻:

从二级能指代码入手,对源语符号进行解码和编码,力图实现译文与原文在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上的再现和移植。这三类意义分别对应符号关系的三个方面:语义、句法和语用关系^[17]。下文将以《雪夜林边停留》的三个汉译本(见附录)为例,来探讨不同译者实现符号移植的翻译策略。

(一)指称意义的移植

指称意义即语言符号的“所指1”,表现为词句

反映的客观世界,是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时所表达的基本意义。在诗歌的二次符号系统中,符号不仅是词语与概念的联系物,更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意象。在本诗中,诗人用多组叠加的意象连缀起来表达了一种扑朔迷离、忧思惆怅的情调。由于几种意象如 snowy evening, woods, horse, village 等在目的语中均有客观对应的实体,其所指意义容易为人所理解。故三位译者在翻译时均采取直译的方式,将源语意象直接移植至对应的汉语:“雪夜/雪夜/雪夜”“树林/森林/林”、“小马/小马/小马”、“村子/邻村/(村)中”等。然而,其深层的二级能指的理解和转换仍需通过对符号进行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解析才能得以实现。

(二)言内意义的移植

言内意义是符号与符号之间不涉及语言使用者关系的意义,即词语、句子和篇章成分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较之于其它文本,诗性文本更侧重于韵律、修辞、诗歌体式等语言形式所体现的句法意义。

《雪夜林边停留》共四个诗节,其基本韵律是抑扬格四音步,运用连锁抱韵,即每一诗节的一、二、四行押尾韵,第三行的尾韵引出下一诗节的主韵,犹如一套不间断的韵链,好似“诱人深思的徘徊曲,特别耐人寻味”^[18]。整首诗的尾韵形式是 aaba/ bbcd/ ccdd/ dddd。最后一节中,诗人使用 dddd 的形式打破了全诗的连环韵式,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这就意味着源语意象 sleep 已超越了其常规的指称意义(“睡觉”)而指向其深层的言内意义,即二级所指(“死亡”)。再者,如前所述,诗行“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在结尾两次出现,其语音形式的重复导致了象征意义的显现,更突显了其深层的所指 2(“死亡”)。

为最大限度地表现原诗的风格特征和深层意义,译者需尽可能地贴近原诗性文本的语言形式,体现在这三个汉译本中,有如下不同:

(1)就诗歌体式而言,译1(江枫译)和译2(余光中译)均为现代诗,译3(关山译)则为古体诗。(2)就诗歌韵律而言,译1除第二小节(bncb)没严格按照原韵外,其它均与原诗近似。译2则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原诗中的连环韵式,而译3虽有个别诗行押韵,与原诗的韵式却相去甚远。(3)就修辞方式而言,译1和译2最后两行均依原诗重复诗行,而译3则按句意分作两行,而非重复句式,故未能通过语言形式突显其象征意义。在翻译 sleep 一词时,尽管三位译者均仅移植其指称意义(“睡/安眠/安

眠”)于译文中,但前两个译本通过复制原诗中的句法形式和修辞手法(重复),较好地实现了其指称意义向言内意义的转化,相对而言,译3则难以突显其深层内涵。

(三)语用意义的移植

语用意义指语言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符号在实际应用中所蕴含的意义,与语境密切相关。就诗歌而言,是诗人在一定的情境下赋予意象的联想意义。本诗中的 promises 一词在三个汉译本中分别译为“约定的事/诺言/信誓”,究竟孰好孰坏,应结合具体的语境来判断。从弗氏的生平中可知,为了写诗他放弃了当农场主,带着一家人前往伦敦,他立志“要么写诗,要么一事无成”。在本诗中,诗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于行途中去观赏白雪覆盖的林木,而不去村里稍歇,就有悖常理。接着他又侧重对树林和大雪的描写,显然意在寄托。在接下来的描写中,诗人用象征手法描写了其内心的矛盾,即追求自然美与实现其人生誓言的矛盾:生活的重负令其身心疲惫而渴望回归自然,终止其生活旅程(sleep),而他所立下的誓言在小马铃铛的提醒下重新苏醒,促使其继续前行(miles to go),实现其人生抱负。据此宏观语境可以推断:二级能指符号[PROMISES]的实际所指为“诗人怀抱的志向和终生为之而奋斗的誓言”。故而三个译本中,译3(“信誓”)似乎更能贴近源语语境,较好地实现了其语用意义的移植。

总之,三篇译文风格各异,且各具特色。通过运用不同的翻译手段,三位译者从不同的侧面实现了原诗性文本中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在译语文本中的再现和移植。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隐喻是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段,对诗性隐喻文本的研究应从诗歌意象的二级能指入手。译者在阅读源语文本时,要进行二级能指符号的识别,确认其符号学层面的语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通过重建意象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领悟其审美意蕴,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手段将其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移植到目的语文本中。

[参考文献]

- [1]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66-67.
- [2] [法]罗兰·巴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M]. 许蕾蕾,许绮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3.

- [3] 黄宗英. 读罗伯特·弗罗斯特《雪夜林边逗留》[J]. 福建外语, 1990(1-2):111-115.
- [4] 陈宏薇. 移植形式 妙手天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5):64-68.
- [5] 张 岚. 《雪夜停林边》三个汉译本的人际功能分析[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4):97-99.
- [6] 束定芳. 论隐喻的诗歌功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6):12-16.
- [7] Robert A Greenberg & James G Hepburn. Robert Frost: An Introduction [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1:87.
- [8] Martin J. R.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404.
- [9] 魏继东. 隐喻篇章博喻论[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10] 转引自蒋国学. 隐喻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59-62.
- [11] [美]莫里斯. 指号、语言和行为[M]. 罗兰, 周易,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166-167.
- [12] [英]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翟铁鹏,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134-135.
- [13] 胡壮麟. 诗性隐喻[J]. 山东外语教学, 2003(1):3-8.
- [14] Ciardi, John & Robert Frost. The Way to the Poem [M] // John. E Warriner. Advanced Composition: A Book of Models for Writing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68.
- [15]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M] // T. A. Sebeok.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358.
- [16] 郭建辉. 论符号学视角的隐喻翻译[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9(1):110-113.
- [17] Charles Morris C.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M] // O Neurath, R Carnap & C Morri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6-7.
- [18] 辜正坤. 英文名篇[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267.

附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的三个汉译本

[译1]雪夜林边

江枫 译

这是谁的树林我想我清楚, a
他家就在那边村子里边住。a
他不会看见我在这里停下来, b
观赏白雪覆盖住他的林木。a

我的小马, 一定觉得奇怪, b
在这一年最黑的一个黑夜, n
在树林和封冻的湖泊之间, c
停在近处不见农舍的野外。b

他抖了一抖挽具上的铃串, c
问是否有什么差错出现, c
仅有的音响, 只是轻风一阵, d
和白絮般飘飘落下的雪片。c

这树林可爱、阴暗、幽深。d
但是我有约定的事要完成。d
睡前, 还要再赶几里路程。d
睡前, 还要再赶几里路程。d

[译2]雪夜林畔小驻

余光中 译

想来我认识这座森林, a
林主的庄宅就在邻村, a
却不会见我在此驻马, b
看他林中积雪的美景。a

我的小马一定颇惊讶: b
四望不见有什么农家, b
偏是一年最暗的黄昏, c
寒林和冰湖之间停下。b

它摇一摇身上的串铃, c
问我这地方该不该停。c
此外只有轻风拂雪片, d
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c

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羨, d
但我还要守一些诺言, d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d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d

[译3]雪夜伫立林边有感

关山 译

林主曾相识。
中有其舍。
未悉我在此,
凝视林中雪。

小马颇多疑。
荒野何伫立?
林边冻湖间,
岁末黑夜里。

小马摇缰铃,
似问有否误,
唯闻飒飒声,
寒风共雪舞。

密林景色美,
信誓不可移,
安眠不可得,
尚须行数里。